

也是一種答案

文／吳盈光 圖／那羊

老實回答「不知道」，並且接受這樣的結果，
主耶穌一直關注著我們，祂自有美好的旨意。

藝文
專欄

以琳之泉



這班自強號應該要把我載到臺北車站才對，沒想到卻一路開到天國，一下車，差點被金碧輝煌的大門閃瞎，眯著眼睛問：「我死了嗎？」

一位天使迎向前來，對我說：「你沒死，主耶穌只是叫你來這裡考試。」

幾個小時前，我剛領到大專神學訓練班的結業證書，難道這是畢業考？這一個月來，我飽讀聖經、勤於禱告，想必現在臉上放光，眼中也閃著智慧的神采，不管要考什麼，都放馬過來吧！

天使領我到一間教室，裡面已經坐著一個小孩，看起來大約三歲，他流著鼻涕，一直對我傻笑。天使說這小孩也要一起考試，我翻個白眼。

「他聖經能懂多少？我敢說，他連誰打死歌利亞都不知道。」

「別把人看扁呀，你不一定會考得比他好。」

天使一面說，一面發下考卷，上面只有十題選擇題。

1.主耶穌最愛吃下列何種食物？

(A)烤魚 (B)無花果 (C)麥餅 (D)不知道

2.保羅罹患哪一種眼疾？

(A)青光眼 (B)白內障 (C)弱視 (D)不知道

3.約櫃目前在哪裡？

(A)聖殿山底下 (B)約但河底 (C)撒哈拉沙漠中央 (D)不知道



4.耶穌當年騎的小驢駒後來怎麼了？

(A)被主人放生 (B)過勞死 (C)被奉為神驢 (D)不知道

我才看四題就呆了，其他六題同樣問得莫名其妙，每一題都會有一個「不知道」的選項，這是哪門子的題目？主耶穌愛吃什麼東西，聖經又沒寫；保羅的眼睛究竟有什麼毛病，連神學家都說不上來，我怎麼可能會知道？

我正瞪著考卷發愁，鄰座的小孩就舉手說「寫完了」，然後就趴在桌上睡覺。我偷瞄他的考卷一眼，他真的寫完了，但是每一題都寫D。

趁著天使背對我們，我搖醒他，壓低聲音說：「小弟弟，你不能每一題都寫D。」

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嘛！」

「就算不知道，也不能把『不知道』當答案，A、B、C隨便猜一個都好，少說也有三分之一的機率會猜對，總比考零分好。」

「為什麼不能考零分？」

「那表示你很笨，什麼都不懂。」

「我是真的什麼都不懂呀！」小孩開始咯咯笑，露出一顆的門牙，人家說「天然呆」就是這副德性吧！

我搖搖頭，真是呆瓜不可教也，要在考場求生存，除了要用點心機，還得靠點運

氣，根據本人身經百戰的應考經驗，B和C是正解的機率最高，反正每一題都不會，索性亂猜一通，全部寫B，就算沒一百分，至少及格有望吧！

× × × ×

從小到大，我從來沒考過零分，現在這個記錄被打破了。

「零分。」天使把批改好的考卷遞給我，面無表情地說。

我望著考卷上方的紅鴨蛋和十個大叉叉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還沒來得及感嘆考運太差，眼角餘光就瞄到那小孩的考卷，一百分！小呆瓜竟然考了一百分？

我的眼睛瞪得凸凸的，大聲問天使：「喂，你是不是改錯了？他每一題都寫D，怎麼可能考一百分？」

「主耶穌給的答案就是這樣，全部都是D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，答案怎麼可能是『不知道』？」

或許是我聲音太大，驚動了主耶穌，祂走進教室，問我說：「為什麼『不知道』不能是答案？」

「主啊，祢是全知的，怎麼可能會給出『不知道』這種答案？」我抓起考卷說：「就拿這題來說，耶穌最愛吃下列何種食物？祢會不知道嗎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自己最愛吃什麼，但沒打算讓你們了解我對食物的偏好，也不想讓你們知道約櫃的下落，還有很多、很多的事情，我都沒打算讓你們明白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你們應該老實回答『不知道』，並且接受這樣的結果。」

「主啊，既然祢有一切的答案，為什麼不告訴我們？」

「為什麼你們一定要知道呢？」

「人有好奇心，總是想一探究竟嘛！」

「你們呀，口口聲聲說願意順服我的旨意，卻天天逼問我為什麼要這樣，為什麼要那樣，我沉默，你們就抱怨；我不解釋，你們就鬧脾氣。如果我想讓你們知道某些事，無論如何會讓你們明白；如果沒有解釋，不是時候未到，就是覺得你們沒必要知道那麼多。」

耶穌微笑望著那小孩，小孩也對著耶穌嘻嘻笑。耶穌摸摸他的頭，又對我說：「以前的你可愛多了，不知道就說不知道，不會為了面子亂猜一通，也不會為了追討一個答案，對我苦苦相逼。」

我睜大眼睛，望著這個左眼角跟我一樣有顆痣的小傻瓜。「難道這孩子是……」

「時間差不多了，你該走了，但有一件事要讓你知道……」耶穌正視我，柔聲說：

「她在這裡很好，你可以放心。」

「她？」

「你知道是誰。」

這是我記得的最後一句話。

× × × ×

睜開眼睛的時候，映入眼簾的不再是金碧輝煌的天國大門，而是陰暗嘈雜的月臺，擴音器傳來女性溫柔的聲音，告訴乘客臺北站已到。我揉揉眼睛，低著頭走下車。

下車之後，我快步走到廁所，把自己關在裡面。十分鐘後，我走出來，洗把臉，這才走向車站大廳，妹妹已經在那裡等我了，她對我揮揮手，快跑過來。

「怎麼這麼久？火車不是早就到站了？」

「唔，我回來了。」

接下來，我們什麼話也沒說，直接往公車站走去。妹妹不時偷瞄我，好幾次嘴脣動了一下，好像想說什麼，卻又作罷，最後手肘輕輕撞了我一下，小聲說：「你找到你要的答案了嗎？」

「好像找到，又好像沒找到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在神訓班禱告一個月後，主耶穌是有給我一些回應，只是跟我當初想像的不一樣。」

「人家聽不懂啦！」妹妹猝然停下腳步，拉住我說：「拜託簡單明瞭地告訴我，究竟媽媽為什麼會被車撞死，而且還是在去教會的路上？」

我搖搖頭。「不知道。」

「媽媽又不是去賣毒品，而是去煮飯給青教組的學生吃，她是去做聖工，為什麼主耶穌不保護她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這是魔鬼做工嗎？還是主耶穌在試煉我們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妹妹忽然揚起聲音說：「你不要跟傳道一樣，不管問什麼都推說不知道，不然就說主耶穌有美好的旨意，要多禱告之類的，你去神訓班閉關一個月，不就是為了要找到答案嗎？」

這些問題，我已經問了好幾個月，去神學訓練班的前一晚，我撂下氣話，如果找不到我想要的答案，從此就不去教會了，說完就恨恨地把枕頭往床一甩，又狠狠地補上幾拳。

現在，妹妹的眼眶燒紅了，淚珠在眼眶打滾，隨時都會掉出來，我胡亂地在口袋裡扒了兩下，這才想到剛才關在廁所的時候，已經用光了最後一張面紙，眼眶或鼻孔周圍，搞不好還黏著紙絮。

我伸手抹去她滾出來的一滴淚，對她說：「有時候，不知道也是一種答案，只是我們不願意接受而已，如果主耶穌願意，自然會讓我們明白，但如果祂不想解釋，那就這樣吧。」

「你是說，就這樣算了嗎？不知道也沒關係？」

「神是主人，我們是僕人，主人沒義務跟僕人回答所有的問題，就算主耶穌什麼都不解釋，祂也沒欠我們，我們不要再——」我頓了一下，低聲說：「不要再對主耶穌苦苦相逼了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我們只要知道，主耶穌一直關注著我們，聆聽我們的禱告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祂都會跟我們一起面對，噢，還有，媽媽已經在天國了，她現在很好，光是知道這個就夠了，很夠了。」

妹妹沒點頭也沒搖頭，只是靜靜地看我。我不知道她能聽懂多少、接受多少，如果她專心禱告一個月，說不定主耶穌也會開她的心。

公車來了，我往前走一大步，回頭對妹妹說：「回家吧，晚上和老爸去吃燒肉，然後再一起去教會。」

她遲疑一會兒，最後點點頭，追了上來。

